

明代不明嗣承高僧事迹考

任宜敏

提要： 佛门历来推崇亲禀释尊、代代相承。因为，辞亲割爱出家修行的根本目的，就是要成就佛的证悟；然证悟及成就与否，除自身根器外，还建基于圣者（诸佛）的加持。诸佛的数量不可思议，每一尊佛的加持也不可思议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更是不可思议。但这些无尽之加持，必须经由传承清净的历代祖师及自己恩师为媒介才能得到。而且，惟有师资相承、授受清净，方能确保正法之流绵绵不绝。权实同彰、教观并举，心印昭于日月、传习遍于华夷的天台一宗，虽被学者目为“远禀释迦”、“遥宗龙树”，然其中净相传承之密意，却万万不可轻忽——智者大师若未能于净相三昧初旋陀罗尼，“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”，决不可能九旬谈妙极教网之幽深、十乘修心备观门之攸致，更不可能有嗣后的教缘时进、化以机兴，驾贤首慈恩而独盛，并黄梅少室而争芳！故从究竟了义层面而言，各宗各派，无不灯灯相续、祖祖相传。但是，降及明代、特别是明中、晚期，陆续出现了一批师承不明的尊宿，影响之大，前所未有。本文试图对其中最为高洁著声者（“明末四大高僧”除外，因为讨论其嘉言懿行的论著已如汗牛充栋）的事迹作一番梳理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关键词： 师资相承 授受清净 不明嗣承

作者任宜敏，男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浙江财经学院教授。（杭州 310025）

佛门历来推崇亲禀释尊、代代相承。因为，惟有师资相承、授受清净，方能确保正法之流绵绵不绝，方谈得上“续佛慧命”。故各宗各派，分别各有传承。禅门更有“传法付衣”之说。就禅宗行人而言，从初修行一直到证悟，都离不开师资指导、勘辨、印证。只有时时得善知识提持开发，方可防止盲修瞎炼，甚或落入魔外圈套；方能断惑证真，彻法源底。固然，灯录中亦有利根人“无师自悟”之记载；但若“悟”后不入作家炉竈，未经宗师辨邪正、行赏罚，便无法保证其所“悟”为正悟、所入为圣道。最后，亦惟有师承有据，方能登堂授受，荷负大法。否则，未证谓证、未得谓得者，必将接迹于世。

但是，降及明代、特别是明中、晚期，陆续出现了一批师承不明的尊宿，影响之大，前所未有。其中，尤以“明末四大高僧”最为称奇。鉴于前贤对莲池祩宏、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、蕡益智旭这“四大高僧”之嘉言懿行多有述论，故本文所考辨者，系除他们以外、行履高洁著声、且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之尊宿。

宝昙禅师（1334—1392年），讳示应，江苏吴县人，俗姓王。自幼即喜礼佛、趺坐，犹如夙习；人谓元代高僧断崖了义禅师再世。出家后，缁白景从。朱元璋称帝后，即遣人访求山林遗逸及有道高僧。宝

昙示应禅师被征,应对称旨。后奉敕住大天界寺。洪武十一年(1378年),朱元璋以峨眉山为普贤菩萨应化道场,久乏唱导之师,特遣宝昙示应禅师往住。“居八年,蜀人咸被其化。”自藩邸王侯而至普通信士,仰其德风,争相布施。宝昙示应禅师遂于峨眉山绝顶光相寺,立铜铸普贤菩萨巨像,并建重板屋相覆。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,朱元璋诏令清理整顿佛教。翌年,宝昙示应禅师回京复命。六月初九日忽疾作,旋即跏趺而逝。时当隆暑,遗体“颜色不变,芳香袭人。”^①荼毗后分灵骨于姑苏、峨眉两地建塔供奉。

朱元璋闻讣,特遣尚膳监少监曲靖奴谕祭:“呜呼!功迹峨眉,世人易见。幽行丹衷,冥冥纪焉。噫,于斯时也,身无谪辱,言无谪言。历如是劫,期限之至,遽然长往。然更冀尔生,精魂不寐。复历如是之劫,必漏尽而已矣。方乃佛齐,而足初愿也。尔其有期,服斯谕祭。”蜀王朱椿,亦遣纪善张安伯祭奠,祭文曰:“呜呼!尔之有生,异事竟传。谓断岩之再来,了夙世之良缘。名闻帝阍,敕使往宣。敏于其行,讷于其言。既帝心之悦愉,岂会遇之偶然。奥惟西南,大峨之巅。尔行其志,尔其往焉。效勤劳于十载,依大士之普贤。金像辉煌,栋宇浑坚。壮江山之胜概,耸远迩之观瞻。偕上计于京师,觐清光于日边。望庭柯之迥指,期奏对以言还。乃翛然而坐脱,携只履之翩翩。呜呼!光明境里,生西游焉,返而葬焉,尔之为幸大矣。故兹谕祭,尔其听之。”^②

永隆和尚(1360—1392年),姑苏(今江苏吴县)人,俗姓施。自幼茹素,及冠入尹山崇福寺落发。圆具大戒后,志力苦淡。曾刺血书写《华严经》和《妙法莲华经》两部大经。洪武二十五年(1392年)春,朝廷度僧。永隆和尚率徒众赴南京,试经请牒。来自各方之与会沙弥共三千余人,“其中多有不能记经欲冒请者。”朱元璋雷霆震怒,尽付锦衣卫,“皆籍为军。”永隆和尚悲心痛切,然又无法施救。于是奏请焚己之身以求赦免与会沙弥。朱元璋准奏。二月二十五日,永隆和尚至雨花台,从容入龛,秉炬自焚。“烟焰凌空,异香扑人,群鹤飞翔于龛顶。”^③火后敛舍利无数。三千余沙弥,于是宥罪,给牒为僧。

心渊法师,讳居敬,别号“兰雪”,生卒年及家世失考。出家后学通内外,精严律法,且善诗文。曾礼金陵大报恩寺一雨和尚,职知客。后参杭州集庆寺东源法师,居忏摩堂第一座,从而讲《周易》。永乐初,心渊居敬法师“奉诏校大藏经,预修会典。”^④其后,相继住持上海广福讲寺和松江普照讲寺,大开法席一十三载。复营建大雄殿、海月堂、三解脱门,廊庑、重轩、精舍、香积,焕然一新,致“七众瞻仰,道风大扇。”^⑤

德琮和尚,俗姓杜,家世及生卒年失考。出家后隐居开封崇山,刀耕火种,自食其力,“博通内外典,素不出山教化,人罕知之。”^⑥成祖朱棣遣中官至开封,廉得其名还奏。不久,有一西番僧入朝,自称“三教九流,无不通彻。堪为中国王者师。”成祖不悦:“堂堂天朝,岂无一人可当之!”于是诏征德琮和尚。既至,成祖赐金襕袈裟及银钵盂。次日,普召众僧,与西番僧辩对。只见西番僧“谈吐出入九经,滔滔如注水。”而德琮和尚则“讷于应对。”几番酬对后,德琮和尚忽发一问:“‘谛’字何义?”西番僧应答稍迟,德琮和尚便大声训解,“鸠大藏,探儒书,历示以字学之义”,最后,戏谑讥刺道:“此而不知,焉用称学!”^⑦西番僧大为羞恚,顶礼叹服辞去。成祖朱棣大喜,召见赐坐,当天便授左善世,职掌僧录司。复命于鸡鸣山营寺,以为修藏之所。

白斋禅师,讳净月(一作净元),生卒年失考,云南曲靖人,俗姓胡。据《大理志》记载:净月于十九岁弃俗后,住华首门(世传此处为佛陀大弟子摩诃迦叶奉持如来付嘱之金缕僧伽梨,以待当来下生弥勒佛出世的入定之所),“每向石礼拜,愿见迦叶,积诚不怠。忽一日,迦叶示现,作一老比丘,为之剃

①③④⑤⑥⑦ [明]汰如明河:《补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五,见《乐续藏》第134册,第367、323、418、418、371、371页。

② 龙显昭主编:《巴蜀佛教碑文集成》,成都:巴蜀书社,2004年,第225页。

度”，赐名“净月”。^①嗣后，栖岩屋树，发愤修行，日食一餐。积久道重，人称“白斋”。继而，历游湖海，印证所悟。后仍回云南，入鸡足山，憩锡峰顶。弘治年间（1488—1505年），白斋净月禅师于明歌坪营构寺宇，掘地得碑，上有迦叶入定、八明王歌咏颂。远近衲子闻讯后，踊跃入山，相继启建寺、庵、静室二百余所。鸡足山因此一跃成为佛教名山，与五台、峨眉、普陀、九华并称宇内。

西林和尚（1483—1565年），讳永宁，江苏六合人，俗姓郭。自幼耿介持重，言动不妄。出家后从报恩寺无瑕玉上人习学内典。二十岁开始持《金刚经》，至老不辍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，贪玩成性的武宗朱厚照，借口征讨宁王朱宸濠，下江南游玩，滞留南京八个多月，一度驻跸报恩寺。时任报恩寺提点的永宁，随侍左右，为做道场七日，甚受礼重。嘉靖十年（1531年），西林永宁和尚被举任报恩寺住持，综理山门事。二十年（1541年），授南京僧录司右觉义。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升左觉义。

其时，江南佛法已极度衰微，僧徒每见轻于士林。切以法门为忧的西林永宁和尚对此痛心疾首：“为僧不学，故取辱名教，玷污法门耳！”为振乏起疲，西林永宁和尚竭力复寺业，开法社；延请云谷法会禅师莅寺，住三藏殿，弘传临济禅法。云谷法会禅师隐退栖霞后，又礼请守愚法师居三藏殿，教习僧徒，并选僧数十员，每日亲督，列坐恭听。在其倾心主持下，道场重兴，法雨充满，“诸山一体奉法惟谨，山门事务，一草一叶，不敢轻弃；视常住如眼睛。故山门兴而法运昌也。”^②西林永宁和尚认为，出家人虽以禅教为本业，然欲通文义、识大节，提升自身素质，则须先从儒入。于是，专门延请硕学儒师入寺，教诸童行、沙弥研习儒家经典及百氏子史。憨山德清、雪浪洪恩等一代大师，早年均多得其慈心摄持教养之力。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除夕，西林永宁和尚集诸弟子，叙生平行履，付嘱后事。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正月初七日，具袈裟巡寮，遍谢合寺耆旧。十日，封南京僧录司左觉义印归礼部。十一日示微疾，谢绝医药，专心持诵《金刚经》。十五日夜，令诸弟子围绕念佛。十六日，在念佛声中泊然而逝。门人塔全身于智安寺。

无瑕禅师（？—1584年），讳广玉，四川资县人，家世不详。自幼沉静古朴。年三十余，“遇异人，遂别家”，投大足县宝顶寺落发、受戒。戒师问：“僧在甚处来？”广玉以问代答：“师在甚处问？”戒师复曰：“慧灯高照起，看！”广玉道：“威音飞进铁围城，洞游蹋破无生地。”戒师甚赞许：“原是大手。”不久，广玉走峨眉山九老洞，参隐修者“白”禅师，唱和甚洽；继至蓥华山依止慧堂禅师，“大悟宗旨。”嗣后，登九峰绝顶，栖止圣灯岩洞，舍命正修。岩洞外“常有一老熊，惊跳岩前，（广）玉方摄念，熊不敢近。顷之，一虎至，咆哮蹲躅，（广）玉定寂如故，虎移时遁去。由是名振四远。”^③数百里内，向风申敬、登山虔拜者，络绎不绝。众檀越齐心创构雷音寺，供其驻锡弘化。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三月初七日晨，无瑕广玉禅师沐浴剃发，趺坐说偈辞众：“反身登台化乐天，只手单拳不用船；百万人天狮子吼，空中还有不二禅。”^④偈毕，端坐而化。

瑞庵禅师（1528—1589年），讳广祯，北京金台人，俗姓孙。幼有奇气，七岁从僧录司左阐教兼金台龙华寺荣庵茂和尚出家，调练三业，精修六时，切志生死大事。三十岁登坛受具，继从大通法师习诸经论。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瑞庵广祯禅师被举任龙华寺住持。自是，“大开法社，延禅讲宗师，集四方学士，披阅大藏，阐少室、天台两宗旨。”诸方师匠，如幻休常润、妙峰福登等人，多因其扶持引重而道风大著。“海内名蓝知识，凡为佛事者，多出（瑞庵祯）师门。大都称为功德藏。”^⑤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，瑞庵广祯禅师朝礼五台山，访憨山大师和妙峰福登和尚于冰雪堆中。旋又杖锡南游，礼普陀，入天台，隐居

^① 参阅[清]高僧印《鸡足山志》卷七，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48页。

^② [明]憨山德清：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三十《南京僧录司左觉义兼大报恩寺住持高祖西林翁大和尚传》，见《丘续藏》第127册，第630页。

^{③④} [明]边维垣：《无瑕禅师塔铭》，见印光大师监修：《峨眉山志》卷五。

^⑤ [明]憨山德清：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二十九《金台龙华寺第八代住山瑞庵祯公塔铭》，见《丘续藏》第127册，第623页。

通玄峰顶, 润饮木食, 专精一行三昧, 行头陀行三年, 有所发悟。下山后, 首至金陵礼大报恩寺舍利。然后, 溯长江, 陟九华, 登匡庐, 复过黄梅、游武当、抵南岳、入伏牛, 练魔众中。最后返回金台龙华寺。万历九年(1581年)春, 憨山大师和妙峰福登和尚会集海内宿衲, 于五台山建祈储大道场。瑞庵广祯禅师预法社。翌年春, 与憨山大师结隐太行山。是年冬, 再还龙华寺。万历十二年(1584年), 瑞庵广祯禅师奉慈圣宣文皇太后命, 与妙峰福登和尚饭僧秦晋伊洛诸名山。回京不久, 再奉皇太后旨意, 赽大藏经往天台庐岳, 复遣清凉还报。瑞庵广祯禅师喟然长叹:“一介微僧, 数叨慈命, 抚心顾德, 愧何以当!”于是, 托疾隐居, 屏人绝迹, 专志精修。万历十七年(1589年)五月二十三日, 瑞庵广祯禅师召诸弟子辞行:“吾赖为佛子, 愧无补法门, 但生平此心, 不敢辜负佛恩耳。生谓我不足, 死当我有余。尔其勉之!”^①言讫而逝。门人奉全身龛葬于隆禧寺左。瑞庵广祯禅师一生或居屢肆, 或现头陀, 如如意珠, 似功德藏。所以, 紫柏尊者评价其“犹如秦镜, 真能照人肝胆; 又若絮裹如意, 信手取之, 无不足者。”憨山大师亦谓其“生平后己先人, 不以物为事; 戒珠心月, 秋露寒空, 貌古神清, 长松孤鹤, 凄然暖然; 可亲而不可近, 可慢而不可忽。难非法眼之英, 固一代丛林师表也!”^②

恭乾禅师(1541—1591年), 讳仁敬, 别号“幻识”, 湖北襄阳人, 俗姓吴。自幼即有出尘之志, 后投伏牛山福田寺出家, 从高庵法师研习经论, 参究性相宗旨, 于教观深有信受。居三年, 高庵法师嘱令行脚:“学者志宜远大, 无以管窥蠡测为自足也。”^③仁敬于是飘然进京, 游历讲肆, 从暹、理诸大法师学, 尽得其奥义。小山宗书禅师于少林寺大张法筵, 弘达摩祖师单传之旨。仁敬闻讯, 尽弃教义, 复往参究。依栖十余年, 不契弃去:“此口耳也。道在心证, 奚事空言哉!”遂走伏牛炼磨场(“炼”者, 铸粗杂而作精纯; “磨”者, 去瑕垢而成莹洁), 于大炉篝中, 放舍身心, 打长七三年, 有所悟入。嗣后, 遍参知识, 以求印证。道过金陵, 与隐居弘济、操履密行的守心禅师相谈甚欢。后者挽其闭关:“道在心悟, 守在静密。登山涉水, 徒费草鞋钱耳。”仁敬从其言, 闭关三年, 相与切磋, 日造深奥, 尽扫玄解。万历七年(1579年), 恭乾仁敬禅师登匡庐, 于金竹坪诛茅缚庐, 吊影栖居, 发愤精修。翌年, 紫柏尊者来游, 见而异之:“公能安心寂寞如此, 其所操进, 当不可量。”^④遂为莫逆, 盘桓月余而去。万历十一年(1583年), 恭乾仁敬禅师应黄梅五祖寺之请, 畅演《妙法莲华经》。十三年(1585年), 应兴国居士吴国伦请, 莅彼演《楞严经》。受化者甚众。自是, 远近信众纷纷响应吴国伦居士倡议, 于金竹坪助恭乾仁敬禅师营建殿堂。经营五年, 三殿、禅堂、厨库相继告成。就在梵刹聿兴、集者云赴之时, 恭乾仁敬禅师走江西南昌, 募造千叶宝莲毗卢大佛像。功未及半, 即于万历十九年(1591年)六月初七日示疾迁化。弟子智联负灵骨舍利还山, 葬于寺后。

大智禅师(1524—1592年), 讳真融, 湖北麻城人, 家世失考。十五岁出家为沙弥, 潜心教乘。后托钵行脚, 涉历名山, 所至随处结缘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年), 抵金陵, 入牛首山修苦行。翌年晋京, 挂搭崇国寺, 随众习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数月后, 上万寿山圆具大戒。继入五台山闭关五年, 愈益精进。三十三年(1554年)往伏牛山, 炼磨三载, 持行益苦。三十六年(1557年)还湖北, 寓会城龙华寺转经。次年入蜀, 住峨眉山顶, 闭关十二年。复集众修安养行, 立丛林, 建藏阁, 接纳云水。万历二年(1574年), 大智真融禅师下峨眉, 移住蓥华山, 于金莲池畔夷石为址, 伐木为材, 创构金莲庵。复修千佛阁, 以镇金莲。万历八年(1580年), 大智真融禅师发心朝礼普陀山。渡海抵小白华, “感大士示相, 大慰夙愿。”^⑤自谓与此山有缘, 决志定居普陀, 了此余生。遂于宝陀寺左、千步沙东侧光熙峰麓结茅而居, 昼

^{①②} [明]憨山德清: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二十九《金台龙华寺第八代住山瑞庵祯公塔铭》, 见《丘续藏》第127册, 第624、624页。

^{③④} [明]憨山德清: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二十八《庐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铭》, 见《丘续藏》第127册, 第611、611页。

^⑤ [明]汰如明河:《补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二, 见《丘续藏》第134册, 第336页。

夜精修, 静极光通, 神异屡现。不久, 德风渐著, 朝山者尊其为“现在肉身大士。”所居之处, 渐成精蓝, 因取“法海潮音随机普应”义, 命名为“海潮庵”。其后, 大智真融禅师弟子天然如寿又增建殿宇, 扩庵为寺, 奠定日后法雨寺之规模。大智真融禅师博该教典, 深入三昧, 戒德精严, 为人真实, 捍忍勤苦, 划灭情识。无论贤愚长幼, 一以慈眼视之。自居净业堂, 一单终身, 不与众异。尝自叙出家始末: “某甲苦行六十年, 岂敢妄有希图! 但愿与三宝结缘, 成人天小果, 毕吾志耳。”^①

仪峰禅师, 讳方彖, 生卒年不详, 达州(今四川达县)人, 俗姓罗。出家后参金佛山云庵和尚, 后者令看: “如何是鬼神觑不破之机?”苦究三年有省。遂出峡行脚, 遍谒诸山知识。后于双溪结茅隐修。一日午炊, 工夫已臻绵密的方彖, 忽闻瓶中爆响, 触机大悟。随作二颂, 其一: “三玄三要没来由, 用尽机思无处求; 蓦地一声何所作, 白云青峰齐点头。齐点头, 南岳天台输一筹。”其二: “二八女子嫁新郎, 纂麻捻线一如常; 称家丰俭随时过, 懒插堂前一炷香。”^②继游杭州, 居清平山。曾显大忿怒相, 激励闻谷广印禅师奋志力参。万历二十年(1592年)秋, 仪峰方彖禅师西还蜀地, 住夔州白马寺弘法。手中常执一鼓, 一面书“蠹”字, 另一面书“D”字。凡对答应机者, 多举而摇之。示寂后, 塔于神龙山。

清初丈雪通醉禅师著《锦江禅灯》一书, 列仪峰方彖(以及遍融真圆)为佛岩不二真际和尚之法嗣。此说旋又被别庵性统照搬至《续灯正统》。但二人均未为此说提供任何佐证; 仪峰方彖(以及遍融真圆)之行由中, 亦不见有参谒不二真际和尚之机缘, 甚至自始至终都不曾出现不二真际和尚之名讳。是故, 笔者对此说颇存疑惑。遍考相关寺志及地方志后, 均未发现可以证明仪峰方彖(以及遍融真圆)为佛岩不二真际和尚嗣法弟子之记载。或许, 是因为累遭劫火, 致使龙象鼓钟, 荡无灰影? 诚愿后贤慈悲教正!

无垢禅师(1544—1597年), 讳性莲, 安徽太平(今黄山市)仙源人, 俗姓王。二十二岁出家, 从金陵摄山栖霞寺素庵节法师剃染、受具。继而, 依栖讲席, 习学经论, 深究义趣。久而久之, 置卷叹息: “吾为生死大事, 故出家。此岂能了大事乎!”遂弃去, 至故乡牛头山, 诛茅而居, 刀耕火种, 念念不忘己躬下事。然始终不得要领。于是下山走清河, 谒法堂和尚。后者授以念佛法门。性莲深信不疑, 日日念佛不辍。继至京城参遍融真圆和尚, 颇受器重, 留侍室中。妙峰福登和尚开法山西芦芽山后, 性莲特往拜谒, 大受陶冶。其后, 复还故乡, 隐居大山专修。四方缁白闻风坌集。性莲见此, 毅然杖策隐去: “吾出家儿, 岂为滴水波流把茅遮障此生平乎!”嗣后七年, 性莲历访名山, 遍参知识, 多方行脚, 备尝艰辛。终因踏雪过河, 冰裂堕入水中, 寒彻骨髓, 豁然省悟, 大喜道: “眉元来横, 鼻元来直! 渴饮饥食, 更有何事。”^③生平所疑涣然冰释后, 性莲至池阳杉山卓锡。远近衲子闻风来集。遂开梵刹, 以接待为事, “至者无他技, 但精洁粥饭茶汤而已, 了无禅道佛法。”不久, 无垢性莲禅师应请住九华山, 精严治己, 忘身为众。对凶暴恶意、特别难调之人, 无垢性莲禅师总是竭尽委曲方便, 甚至不惜跪拜周旋, 直俟其生起正信而后已。时人因此盛赞其为“常不轻”菩萨。化导二十年, 远近缁白“倾心如佛祖。”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二月, 无垢性莲禅师应请移住舒州皖山, 兴复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之古道场。仅数月, 即百废俱举, 远近风动。不久复还九华山。二十五年(1597年)九月初一日, 皖山四众固请再去。无垢性莲禅师首肯道: “去即去矣, 尚须三日。”次日, 过九龙访一庵主, 四顾欣然: “吾至此山, 大事毕矣!”^④众人不解其意。至九月初三日, 无垢性莲禅师忽示疾, 幻缘消歇, 掉臂而行。

实相禅师(?—1598年), 讳善真, 江西南昌人, 俗姓熊。自幼业儒, 但不安于儒。后以儒道佛三教谁最尊贵问人, “人以佛对。”善真于是弃儒向佛, 登庐山, 从湛堂和尚祝发。不久, 雅志参访。首谒武

① [明]汰如明河:《补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二,见《印续藏》第134册,第336页。

② [清]别庵性统:《续灯正统》卷四十二,见《印续藏》第144册,第978—979页。

③④ [明]憨山德清: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二十八《九华山无垢莲公塔铭》,见《印续藏》第127册,第606、606页。

夷山默庵禅师,闻其提唱公案,竟月无入,反而生起大我慢,以己臆断下视诸方。未几猛省,痛切忏悔。继而走兴国、入少林,参幻休常润和尚,机缘往返不荐,感慨万千:“且作长行粥饭僧。虽然,此老真吾师也!”^①自是,遍历吴、越、楚、粤、滇、蜀,朝礼南华寺六祖慧能大师灵塔,寻访鸡足山摩诃迦叶尊者之衣。过江西赣州时,善真忽疾作,命如游丝,遂兀坐不睡。侍者明空劝道:“师曾讲观法如指掌,今何以临渴掘井?请放开养疾为正。”善真从其言。病愈,痛感一切知解言句于生死岸边都用不着,遂与侍者明空互勉:“父子上山,各自努力。”于是入顶山独栖,以姜叶为衣、野菜为食,奋大愤志苦参力究,久久定力大进。后因“雪夜负薪,霍然有省。”^②三年后,实相善真禅师扪萝剪棘,入终南云雾山,于虎狼出没之九石坪,诛茅而居,一心正修。隆冬季节,食物难觅,常常“绝粒经旬”,但苦修之志,不为稍改,“处之夷然自得也。”^③嗣后,持行高洁的实相善真禅师辗转太白山、华山、汉南,随缘演讲《楞严经》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二书。晚年入蜀,于广元县汉王山修静。不久便蔚成丛林。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五月,实相善真禅师泊然示寂。遗稿《乐志论》、《一行三昧说》、《净土应验》、《山房夜话》、《诗偈杂作》等,由门人一一刊刻行世。

古镜禅师(1527—1605年),讳义玄,云中(今山西大同)人,俗姓贾。髫年厌俗,礼本郡定盛和尚出家,志慕宗乘。稍长,辞师进京,于万寿寺戒坛圆具大戒后,腰包行脚,遍礼海内名山,参访善知识,决策己躬下事,有所发明。中年还归家乡。虽然内典外书,无不该涉,但自忖福慧未圆、功行不具,遂广作佛事:“结饭僧缘,不以数计。造渗金像,庄严佛土。绘水陆以拔幽冥;修桥梁以济厉揭;建窣堵以标人天;跪踊往生咒三十六万遍以资净业。凡在利益,靡不精心竭力。”^④云中一带,向为汉族与少数民族逐鹿之区,战争频仍,民风剽悍。经古镜义玄禅师善巧化导,“四众归依,王臣敬仰。”^⑤欣悦景从、入佛知见者日众。吉阳端惠诸藩王钦其学富行高,为建普兴禅院,延请其为开山第一代住持。示寂后塔于云中郊外。

养庵心禅师(?—1615年),江西上饶人,俗姓朱。早年听友人谈论“四生”之义,即能洞了物我平等大意。未几,辞亲出家。一年,过冬焦山,闻江中推船声,恍然有省,述偈道:“夜静江空阔,推船声,不知何所往,担子半边轻。”继谒华山和尚,闻其拈“一段生涯六不收”话,疑情大发,废寝忘食,发愤提撕。经七昼夜,身心脱然。不久归上饶,隐居灵山,于壁间画一大圆相,以验学人:“内写莫教涂黑,外写勿使伤白,有人向圈里圈外下得注脚者,许汝学道无疑。不然,总是憾罗。”结果,罕有当机者。养庵心禅师后来迁住鹅湖,十年不立首座。终因博山元来禅师来参,举赵州和尚“无”字公案相契,延居厥职,并赠一偈:“鹅湖十载虚元位,一旦缘何立少年?两道眉毛八个縵,须知佛祖不容前。”晚年,门庭益峻,机锋罔测。室中长年置无门锁一把,以验来机,不契者即不许入室:“上古留传锁,凭君智钥开;若无开锁法,相见不须来。”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二月晦日,养庵心禅师上堂说法,置斋别众:“八十余年幻梦中,铁牛耕破太虚空;临行一句相分付,半夜金鸟带日红。”^⑥言讫,端坐而逝。

敬堂禅师(1541—1620年),讳法忠,安徽歙县人,俗姓曹。自幼好端坐,不与群儿嬉戏。十七岁游杭州,于灵隐寺遇云水僧大机和尚,即求出家,从其剃染,执侍三年。二十一岁受具足戒后,历诸讲肆,多所参承。然并不自信,故腰包行脚。首谒少林寺幻休常润禅师,“扣单传之旨。”继入京城,参遍融真圆、笑岩德宝二位宗师,蒙示心要,稍有启悟。旋入五台,于万山冰雪堆中,寻访憨山德清、妙峰福登二师,“一见而心相印契,乃留居期年。”万历十年(1582年),法忠随妙峰福登和尚至芦芽山,协助开创丛

^{①②③} [明]汰如明河:《补续高僧传》卷十六,见《丘续藏》第134册,第277、278、278页。

^{④⑤} [明]憨山德清: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二十八《云中普兴禅院开山第一代住持古镜玄公塔铭》,见《丘续藏》第127册,第609、609页。

^⑥ [明]箬庵通问编、施沛汇集:《续灯存稿》卷十二,见《丘续藏》第145册,第287页。

林。居三年,走伏牛火场,调炼三业。继而南还,登匡庐,爱其幽胜,遂于讲经台诛茅隐修三年。继迁五老峰,吊影重岩,如临广众。四年后,复于匡山绝顶仰天坪筑庐独居,飘然如凌风孤鹤。又陆续手植松树十万余株。衲子闻风来集,渐成丛林。居士刘云峤过访,一见心契,为题“云中寺”额。敬堂法忠禅师律已甚严,随缘自守,冬夏一衲,别无长物。为人夷坦无缘饰,御众不立规矩。毕生不开禅讲门户,一以平等行慈,真实示人。虽不上堂入室,不大言炎炎,但以身为教,精心为众,故会下森然,俨然一大炉龕,“无论智愚贤不肖,漫久默化,而不自知。故来者如归家侍父母。”^①寿昌元年(1620年)七月二十一日,敬堂法忠禅师端坐谓众:“吾见红日当空,金莲遍地。吾其行矣!”^②言讫,寂然而逝。弟子能幻、能握、能撑等依法荼毗,收灵骨,塔葬于桃花峰下。

韩溥、何明栋二位先生都将敬堂法忠禅师列为幻休常润和尚法嗣,言其于灵隐寺受具足戒后,“参少林寺常润得印可,承嗣曹洞宗三十一世法嗣”;^③参学至嵩山少林寺,礼常润禅师,获印可,为曹洞宗第二十六世。后走长安,谒偏(显为“遍”字之误)融、月心等,获示心要。”^④

笔者遍考各类相关史籍、杂著杂录,乃至孤文片记,均未发现任何能支持敬堂法忠禅师曾获幻休常润和尚“印可”为“曹洞宗第二十六世”或“第三十一世法嗣”(世系之乱统,此处姑且不论)之说的佐证材料。韩溥、何明栋二位先生在介绍敬堂法忠时,惟一标注的参考文献均为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。但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中涉及敬堂法忠禅师与幻休常润和尚二人关系的记载,仅为:敬堂法忠因对讲肆所习颇不自信,“遂行脚至少林。大千润禅师开堂说法。师(指敬堂法忠)依之,扣单传之旨。”^⑤此外更无别语!故所谓敬堂法忠获幻休常润“印可”云云,实属无稽之谈!

无念禅师,讳深有,生卒年不详,湖北黄州麻城人,俗姓熊。早年出家,偶游荡山,逢一宿衲,告以辞亲出家务须彻了生死;若虚消信施,只恐永劫遭受余殃:“十方一粒米,重如须弥山;若还不了道,披毛戴角还。”^⑥深有闻教悚然。继因同参举僧问大休“如何是西来意?”大休和尚答以“黄瓜茄子”,疑情大发。遂走五台、入伏牛,遍叩知识。又登庐山,参大安禅师。后者问其“号甚么?”深有答曰:“无念。”大安和尚进问:“哪个是无念?”^⑦深有茫然无对。大惭之下,发愤参究。一夕,闻哭笑二声相触,恍然有省。又一日,开柜失手,柜盖撞头痛甚,于汗流浃背之刹那,蓦然打破疑团:“遍大地是个无念,何疑之有!”继往龙湖,与居士李卓吾游驷马山,遇一讲主。李卓吾发一问:“清净本然,云何忽生山河大地?”讲主依文阐释。李卓吾听罢,顾谓深有:“你试说看。”深有正拟开口,李卓吾蓦往其膝上一推:“这个讐!”深有触机大悟,随口述偈:“四十余年不住功,穷来穷去转无踪;而今穷到无依倚,始悔从前错用功。”^⑧无念深有禅师后住江西瑞州武宁黄檗山,随缘接人。根据自己参禅悟道之心得,无念深有禅师坚决反对在言语口舌、思量分别、知见解会上作活计,不与大言炎炎不事真修、说时似悟对境还迷之辈为伍,力主摒绝世智狂慧,不舍寸阴地于心地上狠下工夫,老老实实,猛利参究,决要于此一报身,将生死牢关和盘翻转:“学道要趁初心猛利,立刻就要讨个分晓,日间对境逢缘,才得出脱。不然,日久月深,渐忘精进,依旧流落世情。近时学人,只图口舌,便恃己见识聪明,忘却本分。及至恶病临身,手脚忙乱,一些也用不着。又不肯归咎自己念头不切、立志差错,反说先圣佛祖也只如是,毁谤正法轮。自梦未醒,且莫错会好!他古圣一言半句,如吹毛剑、铁钉饭、木札羹、涂毒鼓;直是无你侧耳处,无你下口处,无你着意处,无你近傍处。才眨眼来,便成蹉过。真学道人,时中必须情枯想绝,思尽神穷,寒暑

^{①②⑤} [明]憨山德清: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二十八《庐山云中寺敬堂忠公塔铭》,见《丘续藏》第127册,第612、613、612页。

^③ 韩溥:《江西佛教史》,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1995年,第131页。

^④ 吴立民主编:《禅宗宗派源流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8年,第490页。

^{⑥⑧} [明]箬庵通问编、施沛汇集:《续灯存稿》卷十二,见《丘续藏》第145册,第285、286页。

^⑦ [清]别庵性统:《续灯正统》卷四十一,见《丘续藏》第144册,第973—974页。

两忘,寝食俱废;于无可捉摸处,蓦地猛省,将来从前驰求心,一时顿息,知见全消,是非泯迹。到此田地,自然庆快平生。更不随声逐色,但是聪明解会、能所神通,脱手让与他人;拚教终日如痴似讷,虚其腹闲其心,举世莫能知,鬼神莫能覩,就是黑面阎老子,亦无处着眼。这才是吾学道之人真自在也。”^①

无瑕禅师(1513—1623年),讳海玉,顺天府宛平(今北京)人,家世失考。出家后历游五台,四上峨眉。万历年间,入九华山,于东崖峰巔之悬崖峭壁上,结茅而居,严持戒律,发愤苦修。复刺舌血,和金粉,历时二十八年,抄成八十卷《华严经》。天启三年(1623年),无瑕海玉禅师预知缘尽时至,告徒慧广、慧元“三年启缸,可复相见。”然后拈偈而逝,世寿一百一十一。天启六年(1626年)正月,慧广、慧元,率众檀越如期启缸发视,只见无瑕海玉禅师“颜色如生。”^②诸方善信闻风踵至,为肉身装金、建塔供养,并建寺纪念。崇祯三年(1630年),思宗朱由检敕封无瑕海玉禅师为“应身菩萨”,额其塔为“莲华宝藏”,御题所建之寺为“护国万年寺钦赐百岁宫”。

法润禅师(1596—1670年),讳道源,云南大理鹤庆人,俗姓杜。早年出家玄化寺,后遨游江南,遍历名山。曾代丽江土司木增问法于天童密云圆悟和尚,言下颇有了契。回云南后,住丽江解脱林。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,丽江土司、云南布政使司参政木增,延请本无释禅和尚于鸡足山石鼓峰下、大龙潭上修建悉檀寺。慈和笃厚、博学多才的法润道源禅师鼎力襄佐。天启四年(1624年),寺成,疏请《永乐北藏》。熹宗朱由校钦颁“福国悉檀禅寺”额。法润道源禅师获赐紫衣,授僧录司左觉义。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法润道源禅师朝礼普陀山,又请得《嘉兴藏》归奉悉檀寺。嗣后,弘开牟尼山塔院,闭关精修,几十年如一日。清圣祖玄烨康熙九年(1670年),法润道源禅师复闭关一百二十天,日诵《妙法莲华经》。出关之日,即辞众而逝。荼毗时,“念珠光焰腾腾,毫不毁坏。”^③

责任编辑:田明孝

① [清]别庵性统:《续灯正统》卷四十一,见《印续藏》第144册,第974页。

② 释德森:《九华山志》卷四,苏州弘化社,民国二十七年。

③ [清]高奇映:《鸡足山志》卷七,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345页。